

說
林
集九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名家小說

離恨天

林紓著

三角半

著者爲盧騷之友森彼得。森氏此書。不爲男女

愛情言也。實將發宣其胸中無數之哲理

特借人間至悲至痛之事。曲爲闡

明讀之令人增無窮之閱歷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小說

金陵秋

林紓王慶驥譯

四角

閩林琴南先生以小說得名。即自稱冷紅

生者也。先生著作等身。惟小說以譯述爲多。

此書乃其自撰。以燃犀之筆。描寫近時

社會。述兩軍戰爭。則慷慨激昂。敘才士美人。

則風情糾紛。允爲情文兼茂之作。

△寄售處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說

林 第九集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訂者

商務印書館

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九集目錄

新論字

贛榆奇案

村老嫗

露西旅客

冰洋雙鯉

動物院叟

糖果中之炸彈

科西嘉童子

秋扇影

目錄

焦 焦 焦 焦 樹 樹 步 瘦 歐
木 木 木 木 生 生 雲 鵲 雲

說林第九集

新論字

焦 木

霜濃。蟹肥。橙黃。橘綠。持螯把酒。寧不大佳。纔一轉念。忽見街頭市招高揭。則酒肆也不覺信步入。据案高坐。呼店人召杜康來。顧見隔岸一老人。一少年。酒酣耳熱。抗聲談天下事。余微笑。把酒自斟酌。少年說致亂之由。語甚辨。老人則徐歎曰。此天數也。少年笑曰。公惟作信天翁。故所事多失敗。如某甲某乙。皆匪人。不可恃。公以下者言信之。遂耗折。脫當日不信卜。囊中青蚨。胡便不翼飛去。老人掀髯歎曰。嘻。是亦數也。少年拂然不悅。遂無語。旋有酒客笑曰。且食蛤蜊。那知此事。余思此語。大佳。與我有同調。則浮一大白。賞之不問言者誰也。

既而冥色漸薄。酒客漸多。笑語叫呶。一時並作。余亦飲可八斗。而醉二參。忽於人語喧呶中。聞寒酸衰歇之聞。似讀書者。初不甚注意。然有一二語觸吾耳。似左氏傳。又似易繫辭。余乃陡憶一故事。急捫余衣橐。默計除杖頭錢外。尚有餘資幾許。

十年前舟行過蘇州。夜泊閶門。可二更許。旅况淒寂。愁緒縈懷。輾轉不成寐。船底微波衝激聲。與舟人夜語聲。如相問答。益人遠思。正凝想間。忽有讀書聲自遠而至。審聽之。隱約辨一二語曰。『豈吾身之憚殃兮。懼皇輿之敗績。』又曰。『荃不知余之忠情兮。反信讒而齎怒。』其聲哀怨若重有憂者。余思閶門市廛繁盛。居其中者。類皆大腹賈。誰解此者。乃亟醒余友告以所聞。友略一凝聽。曰。此文丐也。余怪之。曰。安有丐而文者。且君何由知之。曰。吾前年曾值之於此。自言熟讀文選。半部命背誦兩京賦。如流水如貫珠。不遺一字。與以番佛一枚。歡躍而去。聞其人本世家子。以揮霍傾家。又書痴。不辨菽麥。以故丐也。余歎詫不已。友曰。夜深矣。睡休。明日須早起。余領之。然因此百感交集。不復成眠。念其人有此修能。內美猶不免墮落。作乞丐。此不可爲寒心者耶。轉念舊教育之不善。自當有此惡果。彼書痴得志。以不辨菽麥。故如傀儡登場。任人玩弄而已。復偏執頑固。不惜以一身爲進化之障礙。則不如其丐之愈已然。當舉世混濁之時。而斯人憔悴行吟。作孤臣孽

子口吻是又與三閭氏何以異哉。此事歷久而憶之彌真。醉中感覺敏捷。以爲此間又有一文丐。庶幾於風塵骯髒中。偷見其人而。欣助之。故欲知余囊中餘錢幾許也。

方余捫衣囊時。其人已行近。衣襪縷而面枯瘠。然不類鶉衣百結。在風雪中。唱蓮花落者。手持盤一。銘曰。決疑。余頓悟其人爲賣卜者。卜者見余。向之熟視。則亦面余立復自言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得鹿未便是真。失馬安知非福。見微知著。知機其神。先生欲買卜乎。』余不覺失笑。自念吾其醉乎。奈何以此人擬彼蘇州文丐。然醉中雅好事。則詔之來前曰。若能卜時局乎。其人曰。能。惟尋常事。每字酬銅幣五。卜時局。請倍之。余笑領之。則隨手拈一字。其人隨出粉板。若筆復視所拈字曰。此爲字也。因書爲字於板。余曰。吾問此次革命能成功否。卜者曰。成也。爲之首爲爪。與亂之首同。是亂像也。爲之底爲心。言亂象已熾。如火如茶也。爲之身爲弓爲丿。有弩箭離弦之勢。言其機已動。不可收拾也。至爲之字義。爲作。爲。

有爲語云有爲者亦若是苟當局以毅力赴之不患其無成也余醉中聞其語頗快意忽有大聲稱善者余視其人蓋卽信天翁之老人也時酒客已羣來聚觀卜者徐拭其板曰諸君尙有所下問乎余曰若之技誠佳然必就余手書之字而論之卜者卽授余筆請命余乃書一清字於板曰吾欲問清朝之運命若何卜者曰此問較著邊際請多書一字乃可余笑曰若欲多得錢耳卽再書兩字亦得因又書宣統二字卜者歎曰不及百日其爲戎乎宣之首爲六與完之首同統之偏旁爲糸與結之旁同是完結也清爲一爲十爲二爲月綜言之是宣統三年十二月完結也余拍案叫絕觀者亦同聲贊歎有鼓掌者余興益高顧命店人進酒飛一觥勞卜者其人遜謝乃飲飲已其枯臘之面頓有春色余則捉筆更書一陵字曰今聯軍攻金陵剋否卜者曰克陵之爲字三面皆與陸同是其城三面已爲陸軍圍攻也最後一筆爲一其守者逃去之像乎衆又大噱或問當以何時卜者審視曰此字適十筆或者攻克當在十月而陵字右半爲麥拆之爲十一八夕言次壁

間時鐘鳴。八句卜者指時鐘曰。今爲十月十一之夕。八句鐘意者當以此時攻克乎。言已衆復大譁笑。余探囊予以資。衆有稱道其敏捷者。有謂其穿鑿附會者。卜者不顧取資自去。余亦興闌踴躍離酒肆。且行且思。深慮卜者之言或不驗也。又思無論所言驗否。卽以論字言其聰明敏捷。固已加人一等。從可知風塵中大有。人在苟留心物色。且隨地遇之。方尋思間。則向之老者與少年亦出。老人曰。吾生平所見事。似乎無非數者。彼宣統三年云云。安知其言不驗。當徐觀其後耳。余思老人類如此。無足怪。因不復聽。余有友主某報。思訪之。卽街頭雇車往。旣相見。友示余一紙曰。卽晚八鐘。南京急電。全城光復。余大驚。歎曰。天下事會逢其適。有如此者。

贛榆奇案

情俠原稿

焦 木

淮水東北海州之境。人民獷樸。風俗鄙儻。耕種操作。生老乘除。可得言者。如此而已。雖百年之久。無歷史可記也。而贛榆乃以奇案特聞。

贛榆海屬之一邑也。有鄉民周甲者。業木工。爲人樸誠。娶鄰村張氏女。慧美溫婉。伉儷綦篤。甲工作既竟。輒向街頭沽酒。自勞或深夜始歸。張則挑燈持針。翫以待甲。不歸不寢也。弟乙年弱冠。性純謹。佐嫂氏理家政。勤勞操作。鄰里無間言。壻簾韻。叶琴瑟。絃調雖復。華門圭竇。乎自其家庭雍睦言之。熙熙皞皞。王者之民也。

甲岳張翁。長者也。年古稀矣。初度稱觴。親朋咸集。翠浮霜。瓊紅點冰。盤面圃開。軒小鮮大。嚼雖無珠。履綺筵之盛。而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在鄉農野。老固有生。歷史一絕大事件也。甲妻乃於先二日歸寧。瀕行。屬乙曰。汝兄歸。可屬渠於明晨往。牀頭有錢十緡。是積畜爲叔娶婦者。脫阿兄不歸。叔卽居我室。以防宵小。乙謹諾。張乃欣然出門去。

乙既留守宅舍。見天陰欲雨。無所事事。乃掩扉織屨。以遣岑寂。晝爾於茅。宵爾索絢。村莊兒女。其愛惜光陰。亦如莘莘學子。不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忽聞剝啄聲。拔關視之。則二八女郎。丰姿綽約。乙稔爲嫂氏之女弟。肅之入。問何以來。女曰。

阿爹誕日。近命我偕姊歸也。乙曰。嫂已歸妹由何道。乃未相值。因入廚治饌。女欲辭去。則風伯揚塵。雨師汎灑。似乎情殷維繫。諷女郎以小住爲佳者。乙煮鷄卵數枚。殷勤勸進。既乃相對閒話。然雨則無止意。初尙霰霏。繼遂滂沱。且黑雲壓簷。冥色漸薄。勢不得不剪燭。西窗賞雨。茅屋矣。女郎無已。乃留膳止宿焉。仙源有路。藍蔚無河。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一對善男信女。其成有情眷屬矣乎。

甲歸途。阻雨止。西村王嫗家。嫗知甲嗜飲。餉以藏釀。夜將半。雨止而甲醉矣。踉蹌辭歸。抵門。則門虛掩。入室。室黯無燈。火以與常日異。大疑。驟聞有男女相狎聲。自臥室出。審聽之。備極穢褻。以爲乙盜嫂也。大怒。摸索腰際。出巨斧。奪門掩入。運斤成風。濺血如雨。床上交頸鴛鴦。斷而殊矣。甲旣殺奸夫。蕩婦冤忿填膺。繼以悲痛。自恨。盆中物誤事。脫平日不向街頭覓醉者。何自釀成此惡劇。恨極而哭。且哭且摸。索得破衣。倉猝裹兩首級。狂奔出門。向丈人峯馳去。

黎明抵岳所。捶門如撾鼓。翁媼見壻至。甚喜。又見手中持包。裹纍纍然。謂是祝儀。

笑曰。小郎。又費事矣。甲不語。置手中物於案。忽見其妻自內出。則大驚失色。曰。吾見鬼矣。衆不解。問之。瞠目不能答。其妻迫與語。則駭而卻走。衆怪之。視案頭裏物。則血肉凝糊。赫然人首也。乃大驚其妻。尤駭極而哭。甲始顫聲曰。若已來此耶。則奸宿於吾臥榻者。爲何人婦耶。因備述所遭。衆大哭。甲妻曰。汝殺吾妹矣。媼曰。汝殺吾女矣。甲益張目結舌不解。所謂嗣得岳遣小姨逆姊狀。則亦驚哭曰。殺吾弟矣。於是哭聲震屋瓦。合宅鼎沸。

村人方擬爲張老祝壽。忽聞哭聲動地。咸大驚。以爲壽星騎鶴去也。奔集詢知其故。則都驚駭歎惋。有老成更事者。勸翁媼及甲。謂譬如兩人暴病死。卽以暴病爲言。棺葬之。旣不資人話柄。且免官司干涉。所謂大事化小事也。不然。彼貪官污吏。羅織株連。不知拖累幾許。合村且不安枕矣。衆深然其說。於是相率馳赴周家。甲則垂頭喪氣。負兩首級隨衆歸。旣至。則村人方以甲家殺人故。鬨集其門。駢肩疊足。衆喙叫呶。見甲至。皆曰。事主來矣。甲排衆入。方欲申說。夜間誤殺事。突一人哭。

而前則弟乙也。甲大驚自念。今番必遇鬼無疑。然乙則直趨而前。握甲臂哭。甲駭極。顫聲曰。弟！弟！衆勸乙謂勿徒哭。姑語汝兄。以昨宵所遇者。甲猶驚怖不已。問汝非鬼耶。乙轉駭然曰。吾惡得是鬼。甲曰。然則被殺之男子何人。吾真墮入五里霧中矣。

當女郎阻雨留宿也。乙以壯男少女同處一室。中懼他人造黑白心殊惴惴。忽聞鄰家擲骰聲。心知係村人聚賭。轉念不如至博場作壁上觀。以俟兄歸。庶幾遠瓜李之嫌。乃掩扉出。乙向不嗜博。賭徒見之。皆曰。老二汝不博。來此何爲。乙曰。有客在。故來觀局。以遣永夜。衆曰。既有客。益不當來。乙乃俱告之。且言避嫌意。衆乃盛稱乙賢。謂不愧戲劇中秉燭達旦之關公。因相與譁笑。忽一大呼腹痛。鑽眉蹙額。捧腹而呻。衆疑其患疫。其人急言。無他。惟欲如廁耳。乃偃僕趨出。衆博方酣。略不注意。博局告終。東方既白。乙歸。見虛掩之門已啓。疑之入室。見地上有血迹。一二處大驚。入兄室審視。則無頭屍。兩具赫然並陳。駭極而號。鄰右並集。有自詡膽

說 林 第 九 集

壯者向屍體檢視被殺男子之衣式。殆卽夜間腹痛如廁之人也。第不知殺人者何人。又何以取去首級。是以羣相疑怪耳。

甲旣知以上事。乃曰。殺人者我也。爲衆述己所爲。且言當自首於官。不敢累鄰右衆。皆直。甲旣而檢視兩首級。男子確爲腹痛之賭徒。無誤。女子則辨爲西鄰某氏婦。非張女也。於是衆復大譁。彼西鄰婦何以來。何以與人奸宿於他人臥榻。且張氏女又焉往。愈事推測。愈覺黑暗。咸呼咄咄怪事。不知所爲。遂聞其事於官。

官某。儉也。其先世以舐痔起家。至某納粟爲大八成知縣。效奔走於大吏。工諂媚。有能名者。質問一過。無所可否。惟將甲乙及鄰右之有關係者。械繫之。而令捕役迹張女所在。久之。杳無耗。官疑甲與鄰婦私。嚴鞠之。不承。官又疑甲乙及鄰人匿女。又嚴鞠之。又不承。官怒。謂甲曰。爾必與鄰婦私。無疑不然。那得到汝家來。是明明闕汝妻歸寧。故私來承乏者。汝雖誤殺直妒姦耳。又謂甲妻汝必與被殺之男子私。蓋彼不知汝歸寧。故來初不虞其求漿值酒也。不然渠何得深夜入汝家。與

西鄰婦苟合。甲夫婦皆極口呼冤。官益怒曰。情節顯然。尙敢狡賴。施以極刑。夫婦不勝毒楚。皆誣服。問張女所在。則叩頭云。委實不知。問乙。乙對如兄嫂。官謔笑曰。怨女曠夫。同處一室。焉有不及亂者。汝直賢於柳下惠。魯男子將誰欺。復以極刑威之。死而復蘇者。再亦誣服。謂夙與女有私。是日乘隙相約。偕遁。中夜走失。不知所往。官以爲得其情矣。狂喜。蓋自負片言折獄。明察過人也。於是甲擬妬殺乙。擬姦拐衆鄰以黨惡。當徒流笞杖。案瀕結矣。會令以卓異遷去。後來者以不知張女生死終不能決事。遂延閣拘攣。黑獄更無時覩天日矣。

閱半年許。偵探旣窮。張女終無耗。張自遭變故。胥吏魚肉之。資產蕩然。丁此人亡家破。翁嫗惟日夜涕泣。頽然病臥。忽一日。一不相識之老嫗。挈女郎歸。衣裳楚楚。合浦之珠。無恙。晉人之璧。依然也。歷時旣久。衆疑女已死。至是皆大喜。

當阻雨留宿。時女亦蹣跚不安。不能遽寐。夜深人靜。忽聞有聲如鼠嚙物。審聽之。門之關鍵脫矣。疑乙之陵已也。急悄然起。匿室隅。久之。第二關鍵復脫。門闢。一人

塞身入女猶疑是乙。伏不動其人。逕趨臥榻。向狀頭摸索者久之。覺其人非乙。益懼。忽更一人入。向先一人作狎褻語。聽其問答。始知爲一男一女。大惑不解。旋此兩人者。竟解衣就枕。方疑己所歷者爲夢境。陡又一人自外入。其勢甚捷。直撲臥榻。第聞巨斧猛砍。厥聲甚厲。如屠人斫猪肉。而床上寂然矣。須臾其人忽作怪聲。若號哭者。向室中摸索不已。於是心膽俱裂。冒死由室後遁出。卽努力亡命。終不知所值者是何怪異也。

宿雨初晴。道途泥濘。狂奔里許。憊不能行。遙見燈光掩隱林木間。疑是村舍。努前進行。稍近。卽又不見。奔波終夜。恐怖苦惱。併爲一談。終疑所歷者爲夢幻。深恨無術自醒也。天旣明。至一處大河橫前。不復知去家遠近。突來一男子。顧女曰。個女子似終夜過征者。家居何許。不畏夜行多露耶。女曰。吾東莊張氏女也。因問赴東莊途程。其人驚曰。遠矣。若試語我。何自來。女俱告之。其人益驚曰。奈何欲適秦而東馬首耶。今相去且百里矣。女大驚。自念胡得便百里不虞。其人之誑己也。方進

退維谷間。此男子則指河中一竹篷小艇曰：「此吾舟也。脫能以五百錢相酬者，當以此載女。」郎歸。女此時途窮勢逼，得此良慰，更不復疑。

既而解維行，船上僅男子，更無他人。山水湍急，舟順流行，不須推挽。男子坐舟尾挾舵，向女詢行蹤甚悉。女以迷途答之，問何自，曰：「自戚家。」問戚家有何人，操何業，女俱告之。最後則問女郎有壻家未，女不答。然心則滋疑，尋思脫彼以強暴污我者，自問無抵抗力也。既而以言餌之，始知其人固設心不良，非送已至家者。入夜泊舟曠野，四望無人，其人乃橫相逼，女無可爲計，則給之曰：「女子嫁夫，畢身大事，脫汝能市花燭成交拜禮，則可。否則吾不畏死也。」其人大喜，謂距此十里有市鎮，當往賃屋，購豬頭花燭，且爲女易新衣。女佯作欣慰狀，其人乃移舟至市鎮，謂有姨氏居此，促女使登岸。女懼既入賊巢，益難自拔，乃於行經街頭時呼號求救。其人大驚逸去。一時市人咸集，有紳士某惻然憫之，留宿其家，翌晨予以資，且命一老嫗相送。女感甚，拜謝之。

女隨嫗行數日。至一處。聞人言是曹州。亦不知曹州距家幾許。第見市肆無數。人語喧騰。問嫗當何時抵家。嫗曰。近矣。至曹之第二日。則偕女入一巨宅。自言是渠舊主人。今便道一探省。女茫然從之。甫坐。嫗謂女曰。吾去去卽來。汝在此俟我。脫稍遲者。當耐煩也。遂去。蓋嫗已得錢三百千。鬻之爲人作妾矣。

久之。女知被賺。號哭求死。事爲大婦所知。怒甚。逕來挈女入己室。是家男子。固陳季常。不敢如何也。女旣至大婦所。詢知顛末。乃曰。吾家男子不良。作此不道德勾當。汝姑伴我。徐當送汝歸。女唯唯拜謝。婦固慈善。又無出見女郎婉孌可愛。善視之。女亦事之惟謹。相處稍久。相得益歡。不啻母子矣。一日。婦忽謂女。汝贛榆東莊張某女耶。女泫然問所自知。婦曰。吾遣人尋訪得之。汝家以失女故。興大獄。至今未結。汝宜速歸矣。第我殊愛汝。他日訟旣了。當弗憚道遠。一相存問。遂命人送歸。女郎旣至家。乃爲翁媼覲述之。指偕來老嫗曰。此老姥卽送兒者也。翁媼皆相持哭。問老嫗始知其主人固曹州巨室。曾爲貴官者。嫗又致主母命。謂訟結必仍至